

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管理教育發展論壇(II)

公共管理教學研究經驗傳承

地點：圖書資訊大樓 11 樓 1107 會議室

主持人：陳金貴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公共行政學會理事長

與談人：

江明修 中央大學特聘教授兼客家學院 院長兼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蘇彩足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主任

汪明生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吳英明 國立高雄空中大學 校長

楊永年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施能傑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蘇彩足主任：

對於年輕的學者們，若是有剛畢業或即將畢業，建議你們在找到第一份工作，要上任之前的空檔，應該將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完成，不要求非常完美，因為永遠不可能完美，但盡量在開學前繳交。這是第一個的具體建議。

第二個是投稿的態度。不管是 SSCI 或 TSCI，都要對他們的評論有心理準備，通常那都很令人難過。並不需要覺得很 frustrated(沮喪)，應將它視為一個免費找人來幫你評論的機會，看看那個 reviewer(評論者)的意見是什麼，通常越好的期刊，他們的評論意見都相當好，也很有幫助，所以不要一直去跟他們拗，也不須覺得受到不公平待遇，那是每個人都會碰到的，就像諾貝爾獎得主，當時投稿時也常被拒絕。我也看過有位老師，他的文章前後丟過八次。因此，投稿的態度是要學習，而不是在跟別人爭公平，那多多少少都有點運氣成分，尤其是期刊。

第三個是學術倫理。我非常訝異很多台灣的學者對學術倫理了解不夠。但至少大部分的老師都知道不能將同一篇文章投到兩篇期刊，不過對於同一篇文章同時以中文和英文去投期刊，或是已經在中文期刊發表過，而翻譯成英文再投，各個學校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以本身台大政治系而言，傾向歡迎的態度，但是沒有 credit，不論翻成何種語言都還屬於同一篇，不過可以讓你的文章被更多人看到，更有影響力。但是有的老師會對有此種行為的人印象打折扣，甚至認為你在欺騙。因為他會認為這只是同一個研究，不同的語言罷了，因此有時候會感覺吃力不討好。

接下來國科會的部分。很多學者都會出席類似今天這樣的研討會，或是出國開會。但是到了一定 level(層次)之後，仍舊經常這樣開會，不過論文卻一直沒有被 published(發表)，永遠只是 working paper or conference paper，這將會影響未來出國的經費申請。這是從 publication(發表)的角度來講的。另外，若是較資深的

老師，則考慮到國際化和人脈的角度的話，就是看各學校的差別。上述都以研究為主題。

接下來則是教學的部分。教學的方面和在系上當一個好老師也是相當重要，不要僅僅只是把研究當作唯一。若只是要研究，到中央研究院即可，在大學裡面工作，其實能從教學中得到自我成就感，跟學生的互動也是我最有成就感的部分，所以，請在大學裡認真的教書。

另外一個，就是請你盡量減少雜務。舉一個我自己本身的策略，因為剛回台灣時考慮到時間有限且能力不足，因此只參與跟政府預算有關的事，conference(研討會)比較不拘，立法院公聽會完全不可能。當我已經感到 build up(實力建立)之後，對政府預算的東西比較有信心，才會慢慢開始擴大觸角。因為好的學者也要夠寬夠廣，甚至要對社會有貢獻。這時候我就比較願意做社會服務，而且是從學習的角度。現在的邀請，若是我不懂的，是我沒有接觸過的，我就接。以前是對有自信的東西才敢去，而且是想從中建立我的專業。因此，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 priority(優先順序)。

最後一點，個人認為不要太 strategic(策略化)，儘管有人認為要去操弄，要有策略才能在台灣生存，但是台灣很小，只要你認真教書，腳踏實地，人家還是會發現你的。因此，若要走的夠長遠，請您愛惜羽毛。謝謝！

吳英明校長：

我總覺得過幸福的生活很重要，當有一天到了上帝的面前，他不會問你在 SSCI 或 TSCI 發表了幾篇，也不會問你是教授還是副教授。在這個領域裡，我們總是會 build up(建立)一些在這一生當中能夠賴以維生，甚至是賴以幸福的知識、技術、涵養，我覺得那是相當重要。

第一個，我認為必須要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重新定位與反思相當重要。到目前為止，我發現台灣對於公務人員的訓練，好像認為 public management 就是 public sector。然而，公共治理的範圍本質和內涵，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我認為其範圍已經開放、本質也有很多改變，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我們應該都了解到未來要經營管理，你負責的是哪一塊？例如：是在地的優勢或是在地的特色、如何跟全球治理接軌？另一個是經濟議題，那大概都是公共管理者比較弱的一環，生態議題則還好，但是我們目前所碰到的許多問題，其實都需要系統性的思考。因此我們視野應該更系統觀、更生態觀、更政治經濟觀。

另一個觀察，在民主鞏固的階段非常重要，總覺得有一個使命，你我並不是活在真空狀態中。台灣繼續要走這條自由民主的路，我們必須要有很深化的東西。在我們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治理上，所有民主的價值或是我們對公民參與，類似這些領域是無法單獨存在，但是非常 fundamental(基本的)。另外，跟我們有關係的，但卻是台灣目前比較弱的部分，城市治理和都市治理是我們學公共管理不能 overlook(忽略)的。我發現訓練出來的學生可能會談公共管理，但是在地方政府當中，你不是在辦公，而是在經營這個城市，高雄市政府不等於高雄

市。高雄市是一個真正的政經實體，您是一個重要的經營者之一，當我們在所謂一個新治理觀念之下，我們也能夠跟 NGO(非政府組織)或能夠跟社區、跟民間企業一起來治理這個城市，所以公共管理者不能受限於只能處理公部門的事情，這是錯的。新的治理觀當中也告訴我們，你需要進入到真實的政治經濟體系裡，所以有時候社會創新和文化創新的確是一個我們可以更努力的領域。

再過來台灣面臨地方制度法的修訂或改變。未來談到這種地方制度或是區域合作合併、協力夥伴關係之建構也是一個領域，像是高雄縣市合併或台中市跟台中縣。我們不能夠停留在傳統的公共行政或管理的思維，因為今天所談的公共 FORMAT 其實已經跨域而且超界。我鼓勵各位，若是今天假設為一個公共管理者，如何用不僅是使用公部門的資源，甚至是整合社會的資源去使得一個城市具有競爭力，這不適用傳統的公共行政或共管理的想法去做，而是需要非常真槍實彈的。因此，很多生態的素養包括美學的素養都需要學習。今天台灣要升級的情況之下，我也鼓勵各位在學習過程當中的能多學習系統的思維。當我們一直強調生態觀，其實就是能夠用在地學習的經驗、用愛家的感受對你的周遭產生一種系統化的思維，或者是一種觀察，我覺得這些非常重要。分工合作和分層負責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今天時代談的是跨域合作、整合創新和網絡治理。台灣人應該要有個思考，到現在為止包括公共管理者也是一樣被六個字害死：拚經濟、顧肚子。我們被很簡單的這種思維主導我們的思維、主導我們就業與主導我們價值觀。台灣人到現在沒有辦法去享受生活，其實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公共管理者，有必要從學習過程當中去創造一種幸福感、去創造一種感動力 那種感動力也是別人可以享受的，那也可以變成公共財，我們也可以賴以維生。否則各位別羨慕教授們，他們可能是幸福指數最低的。

江明修院長：

對於剛剛蘇主任的談話我是心有戚戚焉，而吳校長則是從較國際觀世界觀的角度來談，也是很多啟發性。我是較多感受到時代的脈絡，其實我對於過去的學術環境或研究環境是比較喜歡的，但現在卻是緊張兮兮的環境。如果現在我是博士生的話，我不會再走學術這條路。因為我覺得這不是我喜歡、我想要的環境。我們可以有點想像，對於學者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對公共行政的想像是什麼？我就是從這樣的角度來談教學研究和公共服務，其實公共服務是應該要談一下，因為這三者之間是環環相扣，是有相關性的。

我基本上強調的論點是，但這是我個人的想法並不需要大家都認同，事實上，二十幾年我走的都不是很主流的路，基本上跟我一起做研究的博士生或研究生是受到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做的是很非主流的。其實我那時候也都鼓勵學生做自己想做的。我的想法是，雖然不是現在，但呼應剛剛蘇主任說的，不要太策略性的想法，也就是不要太務實。若學界跟實務界太像的話，那對學界是一種公害。雖然現在學界的人跟掌握資源的實務界人士互動關係密切，很多就會滲透過來，而且現在學界很多是被當成背書用的智庫，這種情況從像是發包或採購的關係中

都可以看出來。這種 PPP 的關係其實很多情況都是非常惡劣的，尤其在教學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來。過去的操弄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現在連跟行政和官僚的操弄也都開始出現了，拉關係…等。我是覺得基本學術界的東西會越來越沒有了。其實 TASPAA 可以討論的東西很多，像是彼此之間對學術的想像，不過是從理想的角度，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現在教學的方面，包括研究，其實也很多人要求主流、要有聚焦等，但是我看到很多老師或是有成就的學生，他們就基本上大部分是沒有聚焦的、是沒有主軸的，屬於隨風而散的，比較隨風而聚的，但他們有自己的機緣，當然他們有時代的感受去逼他們做自己的研究，有些人是發現到一些好的題目就走下去，不是全然沒有聚焦的。所以，我對於整個社會科學來講什麼是主流的、什麼是非主流的、什麼價值觀的這種東西，應該要有更大的空間和想像在裡面。然後也不要覺得，因為我是做什麼研究，所以不方便在其他方面發言或是哪些地方不是我的領域。我覺得很多學者表面上是很謙虛的，但某種程度來說是很自大的，他不願意去跟別的領域溝通。而我比較敬佩在研究領域學習並不斷追求的學者。

至於我在教學的部分，我喜歡非線性的方式，我不是很喜歡結構方式的，因為那在高中初中時已經學夠多了，所以我在大學部喜歡採用非線性的，尤其也要有人文和美學的學習。我是覺得教學是很重要的，甚至比做研究更重要。而我喜歡教學是大題小作，研究則是小題大作。然後我覺得國際比較是很重要的，因為我覺得創新是從世界各地去了解。當挪威發生三十年來最大的貪污案，他們整個國會都很震驚，當我們從國際角度去看的時候，我們的想像力就會很大。時代感其實也可以是題目的來源，也許透過跨域和批判的角度會更好。我覺得民間對話也很重要，不管是新近的老師或是比較資深的老師，還是保持民間的對話，其實民間的組織也需要學界的支持，當然新近的老師，可以選擇性的看時間多寡來參與。

最後一點，學術界最根本的事情，就是對真理的追尋，不斷去探索不同背景的領域，包括過去的、現在的跟未來的，包括這個興趣的持續，包括目標更科學的方法或正確資料的取得不管在理論或在方法論。

楊永年：

各位主席，還有在座的各位貴賓大家好，今天非常有榮幸參加這個會議。其實前面前輩所談的我也很認同。我蠻敬佩蘇主任堅持說，跟我不相關的就不接，其實我一開始，有人找就接，其實是覺得各有利弊，在挑選的過程中，我是抱持著一種試試看的心理，反正還給你錢，人家還給你評論，那真是太好了。我覺得過程中是一種學習。或許是因為我個人過去曾經有過四年警察工作的經驗，所以我方式不太一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過去上課的時候就講：learning by doing。從做當中學習，所以我經常挑選從實務開始。我慢慢其實也感受到學生需要一些實務的東西，因為你講到理論他們就睡著，所以他們就希望說盡量都講實務，但其實講實務、理念就是在講故事、聽故事，大家都喜歡聽故事，即使長很大的也

喜歡聽故事。我現在也認為做研究是在講故事，我們如何從我們的領域當中，把一個故事講的很完整，然後又有證據。比如說我最近會做一些環境的議題，證據在哪裡，有證據就好講話。過去經常碰到的是說，比較難的，像是題目也好，或者是更難的研究目的，我過去的經驗就是經常沒有辦法把目的寫的很清楚，目的寫的很具體，目的寫的就是我們的依變相。可以看到有些的論文，過去常把手段當目的，忘了自己的目的在哪裡。這是我個人的淺見。

那我自己一直感受到的是說，最好的研究是越生活化、越是有特色的，選的研究就是真正認同的、越有興趣的，研究可能是非主流或主流的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說我如果很有興趣，其實有時候也很難講，所以其實也不必太急功近利，一定是說馬上兩年就要有成果，反而有可能這個成果是五年或十年之後。因為我大學是唸警察大學，本來要當李昌鈺第二，因緣際會就跑到這裡來，一直都羨慕別的科系像消防系，覺得他們有專業很好，一直感覺自己沒有專業，什麼都學什麼都不懂，但是過了大概三十年之後，覺得這樣也還不錯，因為我有機會去跟不同的領域溝通，同樣一個案例我們從不同的領域來看會有什麼樣不同的解釋？那我最近做的這個環境污染很有趣，有趣在哪裡？因為後來環境工程的學者專家，發現環境污染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突顯我們自己領域的重要性出來了，特別呼應前輩提到的跨領域去溝通、去研究，其實像我這個經驗一樣，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很具體的東西，那去和人家談跨域合作，人家不理你，那些理工的踐的很，研究經費多的是才不用你，但是，他才發現說他有問題來找你，那就不一樣了。

最近談這個環境污染就感覺到生態很重要。其實有時候就是很自然，就是感覺這個議題很重要就做做看。因為我們學校也是很有研究精神的。當他們遇到問題不曉得怎麼處理就來問我們，所以這樣的合作也是很自然的。跨領域很重要，但是很難說一定要怎麼樣跨領域。我看到今天這樣題目，其實我會想到的是，不管是教學、研究或社會服務都是很重要的，但最好是三合一像咖啡一樣。做了研究不管是拿來做教學也好，或是從這研究當中作社會服務，也走到第一線。那我發現第一線其實工作價值最高，但是那個挫折感也最重，因為來自很多不同的意見。我還是認為如果你覺得這很重要，而且很有意義還是要堅持下去。因為像我們在座的其實都有一定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所以即使是很私人的東西，你的理論會自然而然就進來，你會去做結合。其實我們很需要說理論跟實務有結合，我一直感覺從實做當中，那是一個最好的結合，像上課、研究、社會服務。如果那能完全的結合在一起，我想那真的是最好的了。

汪明生：

謝謝主持人，和台上的各位好朋友。我剛剛很快的回想一下，我在美國唸書時的公共事務學院，那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事務學院，但他有一半是談環保，一半是其他的公共領域。坦白講當時是誤打誤撞，回到台灣我還記得一個過程就是，台大我沒去試，政大我試了公共行政，台北大學試過都市計畫跟當時的公共政策，中華大學我也試過，所以因緣際會就跑到中山來了。當時的中山是一

個新的環境，有機會就進到管理學院來，當時整個管理學院只有二十幾個老師，夏天感覺像個夏令營一樣，大家都很快樂，那是民國七十六年。現在回頭過來看，尤其我覺得是公共事務來講，這二十幾年來的變化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難得的，簡單來講，在美國是公共事務，但爲了要讓人家瞭解我們在做什麼，台灣是叫公共事務管理。當時的界定就是，有都市空間的一塊，另外當然有政策科學相對於管理科學，我們一直希望做一個連結，在當時有一個可能性的情況下，我們做一個嘗試，我現在服務的這個所是八十一年成立的，到現在已經十七年快進入十八年，現在是比較穩定，現在來看也應該還滿適切的。

當然我們談的一塊是研究、一塊是教學。研究的這一塊，我自己嘗試的是區域、政策和管理。當時我在國外因緣際會下曾經修了一門心理學的課，後來在其中找到了自己最大的興趣，一直到今天，我也覺得說的通。那一切的東西，最主要的是人，尤其是個人，到現在爲止最透徹的用這種科學的方式來看，尤其是心理學。這個東西其實在這幾年當中，更多拿到外面去發揮或連結。大概在至少這兩年，這邊也有我們上課的同學，希望你們一起努力，來做所謂跨域的方法怎麼去真正的結合，成果當然還要繼續努力，也很高興說慢慢很多東西結合和整理，這是在研究這一部分。

教學的部分，今天不論我們怎麼談，最後核心的部分還是公共。可是公共這部分，可能是我有點難過，這環境還是不太理想。我們這邊的學生上課時不太會表達意見或發言，我們可能對這個問題嘗試去做一個解釋可能還是公共的不關心。這兩天高雄的市長有走出去，這邊有一些我們長時間熟悉的，我一直認爲的，高雄的發展要跟外面接軌，要跟外面接軌絕對不能排除兩岸。現在回過來看，至少我看到大陸的進步非常清楚。到今年，大陸的 MPA 教育發展上，依照我的看法，他們的公共管理已經不是以政府爲主體了。而是談整個大環境大社會。我自己覺得尤其是參加 TASPAA 的，包含是博士生或年輕老師，能夠去面對這個問題。我記得十五年前，可能是談政府再造的時候，那就叫公共管理，但是我看到的大部分的公管都不是談這個東西而已，它是非常廣的，我當然認爲這樣的情形比較適切的，台灣好像不像美國，這個領域的發展當時是有企業所支持的基金會來做調查、來做呼籲最後來協助推動，大陸則是由國務院來拍板，在台灣好像都沒有，我們都自己摸索。這二十年下來，尤其是 TASPAA 的平台，讓我們有機會對話。學術的這一塊，因爲時間的關係，剛剛蘇主任講的很好，publication 一定是長遠的基礎，雖然個人有他價值觀的取捨。但我簡單來講，將來我期待兩岸要接軌，接軌的時候大陸也在拼這些，除非年輕的老師他真的是抱著一種隨緣的態度，那當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但你想要在一個領域得到人家的認可，那研究發表就是一定的遊戲規則。我自己的經驗是研究方法很重要，我看到兩岸都開始重視這種東西，研究方法的背景在公共管理或公共事務來講是非常廣的，有區域的有環保的，用最俗的講法就是包山包海，無所不包。但反過來講也有非常小但是非常重要卻好像又長時間被忽略，比如說，家庭、family，我自己的體會理解，家庭的兩性問題、家庭的親子問題，其實就是一個公共事務問題，不必談那麼大。

如果可以把家庭的東西搞清楚，從裡面找到一些該去被注意的、該去讓大家重視的東西就有它的意義。最後支撐的應該還是學者的興趣，然後乃至於對社會的關注。但由我自己的經驗來講不容易一開始就把學術研究和社會關注這兩塊都能夠兼顧，我從國外回來花了十年，其實對外我只能保持距離去關心，還是要埋頭基本工，因為自己知道這個東西不能夠鬆懈的，當然後面就是自己的取舍自己的選擇。

這幾年台灣的變化，即便我不知道這在公開場合講是否適合，學生也可以一起來檢驗，我對我們的政府沒有什麼期待，更多我比較相信靠自己，自己有的條件包含你對社會的關注，但是要畫大尺度，我自己用兩岸或者叫做一個國際的視野。講現實的話，你飛到別的主要的地方大概時間都很長下來就會暈機，從台灣往北邊飛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但是我相信到目前為止很多人對大陸或者是沒去過，或者我也不客氣的講對大陸了解不夠，我這樣的批評包含馬英九和江丙坤，我認為都對大陸了解不夠，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現在應該只能夠期待有識之士，大家靠自己的力量去了解之後，才能夠體會。所以實務這一塊，當然我像吳校長一樣長時間處於南部，高雄他本來很有條件，但是這十年來我的看法是高雄才是台灣問題的所在，台灣想要脫胎換骨除非高雄脫胎換骨，有這樣認識的人可能不少，可是願意去面對的人並不多，我要不客氣得講，但是又不知道這場合是否適合，好像北部的人都知道南北，可是又能怎麼辦呢？就雙手一攤，現在政府也是雙手一攤，我們看到的指標就是人才嘛，人才都是南部往北部跑，連老師也是南部往北部跑，所以能夠堅持在這邊的，看來就是在高雄和台南的我們三位。所以我們的資源、我們的資訊，長期間累積下來的意識其實我認為有很大的落差，另外一方面來講，就是形成很有意義的，我們應該去面對與關注的課題。

主持人陳金貴：兩位都是對高雄有長期的關注，我真的很佩服他們。接下來請施老師、前施主委。

施能傑教授：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午安，今天我沒有特別的準備，基本上我是個很務實的人，所以我會談的很務實。那務實不是最好的模式，只是我選擇的模式。我尊重所有的模式。我覺得對一個在這個圈子的人，經常我是對學生講，如果你想要進到這個圈子，還是回過頭來，任何在教學領域的，如果是在學校裡面從事工作的人，我想你總是希望最後很快變成檯面上大家最後一個 title 叫做教授。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務實的問題。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真的要好好討論的就是說這個圈子如何評估我們，我的感覺是，舉一個例子，到底是不是要寫一本書，才能夠升教授，要寫多少的話每個學校的做法不一樣，有的學校習慣一定要看到一本著作才會 comfortable，可是我知道我的學校基本上只要你的 paper 品質夠好，所有新進的或在這個 project 對他們會有幫助的，到底是要哪一個模式，我是真的不知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

習慣。在這個基礎下，畢竟在這個 project 之下，如果要升等，我相信在教育部沒有改變政策之下，研究一定還是很重要的，其次才是在學校的教學。所以坦白講學校外的就不太重要，然而，若是回過頭來，在這圈子要扮演什麼角色，社會參與又變的很重要，如果你一輩子回來以後就只有在學校，只有在學校裡的經驗，那就真的很糟糕。所以你一定要有社會關懷，這個社會關懷，我完全同意，也不一定要是政府部門，無論如何，就是離開學校。你一定要了解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尤其是台灣的社會，雖然這個圈子不斷講國際化、全球化，我都同意，我也知道那是一定要做一个接軌，但是如果你不認識台灣的狀況，一下子要跳到那裡，我認為那反而會覺得很空。給各位的建議是說，我不反對大家的眼光要放的更遠更遠更遠，但是因為你就住在這裡，這裡到底是怎麼回事，而且我們這個圈子就是廣義的公共事務、公共管理、公共行政，那基本上是很在地性的，不管你是做研究或是教學，我覺得那是很重要的，而在地性的資料要怎麼來，一定是你要有從事某種社會的接觸、社會參與，不一定是政府部門。

Anyway，政府部門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實所謂政府很重要，是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政府部門真的很遭，蠻不負責任的，所以我是非常反對大政府的，認為政府應該要越小越好。那外面怎麼來定義公共行政學系，不管你的學系是什麼名字，反正你的學系前面就是有公共兩個字，會看你跟人家的區隔在哪裡，如果我們最基本的東西，對政府本身的興趣和關懷不夠多的時候，我是覺得那就不要叫公共行政學系。如果問我個人意見，這是整個台灣政策的問題，我是反對大學部設公共行政學系，我認為根本不應該設公共行政學系，要設的話就要做好，那當然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背後意義是 我還是鼓勵大家多關心一下政府，不管是在教學或研究，從政府部門作主體去關心 因為現在台灣的政府經營模式變化很大，越來越受到外界的影響，我相信在我可以預期的未來，可能相當一段時間台灣的政府可能永遠在治理我們整個過程，但是你不能在這裡退卻，要不然就不要設公共行政學系，就設政治學系就好了。我真的非常反對設公共行政學系，我最贊成設政治學系，不過這是大學部的部分，研究所倒是不一樣的概念，因為那是很專業的。

我在教學這部分比較沒有可以建議的，因為我是個相當糟糕的教學老師，教學不會引起我任何的興趣。教學的部分就看你的學校在哪裡，每個學校的教學 loading(負擔)、有多重，那是可以想像的。當然教學還是有意義的，那對做研究也是有意義的，我指的是在研究所 level(層級)。我認為對於一個新進的，專注是很重要的，不需要一次搞很多東西，任何一個領域我都覺得很好，但是你要相當時間的經營，讓人家在某一個議題會想到你，那時候才比較 comfortable 去轉另外一個領域，這是我務實的建議。當你在特定議題有一些研究基礎累積以後，其實對你的社會參與也是有幫忙，這是良性的互動，你在做社會參與的時候，人家會抱著合作的態度而不是買方賣方。

我比較務實的建議，對新近的老師來講，如果你有選擇的話，多做研究，教學的話你還是要負擔應該的責任。我其實對教學本身有點沮喪，我認為我可以教

的很好，但是台灣的學生不知道為什麼要來學，但每個人個性不一樣，在這圈子裡面你要做自我選擇，如果你認同你不是孔子型的，該有的責任一定要盡到，不可以說教學都不要，只是你的努力要放在哪裡。我覺得研究真的很重要，但是你不要太擔心，現在政府會有很多經費釋放出來，你對什麼有興趣就去做也可以，也許你能從中找到興趣，但我覺得還是量力而為。我同意蘇老師的講法是，這個圈子不大，而且政府部門也某種程度相當瞭解，所以不要做短線，一定要做長線。真的不要把自己搞砸了，當你答應去做什麼事情，就要專注。但也並不表示你要幫政府背書，雖然在研究升等的過程中，除了國科會以外，很大一部分是藉由政府的研究，那是個很好的管道，但是立場要抓清楚，背書一點都不需要。TASPA甚至應該扮演這樣的角色，整個怎樣去面對政府的研究案，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什麼，各自跳進去的話不見得是個好事情。以上是我個人經驗和各位分享。最後，就是台灣政府的品質不好，請大家多多關心政府。謝謝！

主持人陳金貴：

剛才各位也分享了台灣這二十年來，公共行政公共事務的發展下，出現的不同思考和講法，從理論實務、從不同領域跨域的想法、從諄諄告誡的講法、從務實的做法，都有不同的見解，這就是闖各言爾志的結果。表示社會的多元，公共行政的多元，公共事務就是公共什麼都是，看你要取哪一個部分，但我們至少有一個觀念，公共行政或公共事務研究絕對不是關起門來做，你要踏出去，不管踏到政府、踏到非營利，踏到哪一個部分去做，這是未來必然的現象。我曾經做過一個最糗的事情，我去幫志工上課，我講了世界最新的觀念，講了以後他們鼓掌，我很高興，他們說老師我支持你非常好的講法，他說為什麼我們支持你？因為你講的我們都已經做好了。所以以後我都很小心。今天這個論壇開始，發現我們大家都很關切這個領域的發展，未來這個領域將怎麼發展，大家都開始找方向，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很細心在我們追求專業領域的過程中，去接觸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認知角度，你要看看別人到底都在做什麼？曾經有個年輕老師要提一個主題，我說不要再用這個主題了，你去訪問沒人想回答你，他們被人家問太多了，因為這個主題在台北已經不知道多少個人做過了，就像每個研究非營利機構都要去問伊甸，像這樣就是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今天的聚會，在這邊聽了不同的意見，可以開拓自己的想法，真的是對未來的研究有所幫助。我們很少去參加別人的研討會，政大辦的不去參加，哪裡辦的不去參加，自己學校辦的也不參加，結果叫學生參加。我們大家從來不去關心別人做過的研究，所以自己關起門來的時候就會變成這樣孤立的現象。所以感謝吳所長今天提供這樣的機會來交流。最後，在座有沒有問題來討論的？

提問：我想請問關於學術倫理的東西，國內是否有比較具體的規則來供後進學者參考？因為那好像是非常主觀的，有時候我們不小心會碰到那個界線，就構成違反學術倫理。

回答

蘇彩足主任：

我的了解是，國科會有請法律學者寫了一個研究對社會科學的學術倫理，我的感覺那是非常嚴格，所以國科會也沒有公告。當我們在美國的時候，我們對於學術倫理的認知幾乎是一致的，但回到台灣，大家的看法卻不太一樣。目前台灣的情況，每個學校不太一樣。我們學校有個學生投稿到某個期刊，就被別人檢舉說抄襲，他其中有幾段跟另外一篇文章很像，但其實那完全是自己的東西，不過可以看出來裡面的文獻是類似的，所以多少會受到影響。那個期刊要把他列為永久拒絕往來戶，我們後來是作徹底的溝通，他去跟期刊道歉，倒沒有說永久拒絕。在我的認知上，那絕對是違反學術倫理的，但是他不知道。所以我覺得在台灣這方面的對話溝通太少，有很多不一致。所以或許國科會可以請政治學者或公行學者寫一篇來作規範。

施能傑教授：

學術倫理，你把他想像成最簡單的概念就是智慧財產權的觀念。因為從來都不尊重智慧財產權，自然不會有學術倫理。我覺得包括從研究生的訓練開始，這都是蠻嚴肅的問題。我覺得從研究生就讓他明白學術倫理，應該慢慢會有幫助。至於說要有一個規範在那裡，也絕對是個好的事情。不能一稿多投是很容易理解的，而是一篇文章的本身結構及內容涉及到學術倫理的問題，當然也包括資料來源。最近常看到把研究計畫寫成論文，也許沒有違反學術倫理，但這違反契約，不要認為這沒有關係，政府部門沒有叫就好了，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會講話。所以這種事情要放長線不要作短線。

主持人陳金貴：

我們這邊大概很多都是審稿人，現在 TSSCI 的退稿率平均是百分之八十，我們要求這麼嚴格是因為想達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想，如果這篇文章是很有價值的，他只是在角度上或處理上不是那麼好，應該給他多一點修改的機會。我想將來，我們應該有這樣的默契，多給年輕人一點機會。第二個，這個社群是老師和學生們共同成長的，如果我們要共同成長應該要共同包容、努力、維護與支持。所以未來的公共行政，透過 TASPAA，我們大家這個社群應該是更堅強。未來，我們如何在多元的狀況中，大家更多的結合、更多的努力讓這個社群變成真正影響到我們政府，變成真正對國家社會有幫助的，走出學術的孤島，而是變成影響社會很大的力量，這是我們要努力的。